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 人类理智研究

[英] 休谟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 人类理智研究

〔英〕休谟 著

吕大吉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理智研究/(英)休谟著;吕大吉译.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哲学)

ISBN 978-7-100-13461-3

I. ①人… II. ①休… ②吕… III. ①认识论—研  
究 IV. ①B0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877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人类理智研究

[英]休 谟 著

吕大吉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3461-3

---

2017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

定价:20.00元

David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ed. by L. A. Selby-Bigge,  
1894, Oxford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 目 录

第一章	关于各派哲学·····	1
第二章	关于观念的起源·····	11
第三章	关于观念的联系·····	17
第四章	关于理智活动的怀疑性的疑问·····	19
第五章	关于这些疑问的怀疑性的解决·····	34
第六章	关于或然性·····	49
第七章	关于必然联系的观念·····	52
第八章	关于自由与必然·····	72
第九章	关于动物的理性·····	96
第十章	关于神迹·····	101
第十一章	关于特殊的天命和来世的状况·····	123
第十二章	关于学园哲学或怀疑哲学·····	139
译后记	·····	155



# 第一章 关于各派哲学

一、道德哲学，或人性科学，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探讨；每一种方式都有其特殊的优点，可以给人类带来乐趣、教益和革新。一种研究方式主要是把人看作是为行动而生的，并认为人的行为受爱好和情趣的影响。人们之所以追求此一对象、逃避另一对象，则是按照这些对象似乎具有的价值，并按照他们本人当时的见解。由于美德在一切对象中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这一派哲学家使用最为亲切的色彩去描绘它。他们完全借助于诗和雄辩，以一种简明易懂的方式讨论他们的主题，这样就最适于取悦想象、激发感情。他们从日常生活中选取最能使人触目惊心的观察和事例，把相反的特征作适当的对照，以对荣耀和幸福的期待而把我们诱人美德之路，并在这些道路上用最健全的箴言和最著名的范例来规范我们的步伐。他们使我们感觉到恶与善的区别，激动并规范我们的情趣，而且他们只要因此而能使我们的心倾服于对正直和真正荣誉的爱，他们便认为那就充分达到了其全部辛劳的目的了。

二、另一派哲学家考察人，则把人看成是一个有理性的东西而不是把人视之为一个活动的东西，他们致力于形成人的理智，而不是致力于培育人的举止。他们把人性看成是一种沉思的主题，对之进行严密精细的考察，以求找到一些原则来规范我们的理智，激





发我们的情趣并使我们赞同或谴责任何特殊的对象、活动或行为。由于哲学至今尚未毫无争议地确定道德、推理和批判的基础，而且尽管它纵谈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的区别，却不能决定这些区别的源泉，对此，他们认为这是全部学问的一种耻辱。当他们从事这项费力的任务时，不为困难所阻止，而是从特殊的例证进到一般的原则，并继续追求更一般的原则，一直在达到原始的原则以后，才满意地停下脚步。因为在一切科学中，人类的好奇心也就止于这种原始的原则了。虽然他们的沉思似乎是抽象的，对于普通的读者甚至是不可理解的，但他们的目的就在于得到学者和智者的赞许；而且他们自以为，如果他们能找到某些可以给后人以教益的隐秘的真理，这就是对其毕生辛劳的充分的报偿。

三、毫无疑问，简明易懂的哲学较之精密深奥的哲学更为一般人所偏爱，而且它之所以得到许多人的推崇，不仅因为它比另一种哲学更为适意，而且因为它更为有用。这种哲学更多地进入日常生活之中，陶冶心灵和情感，通过它所论及的那些激动人们的原则来改善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更接近于这种哲学所描绘的完美的道德。相反，由于深奥的哲学是立足于精神的需要，而不能进入于事务和行动之中，一当哲学家离开幽暗之乡而进到光天化日之下，这种哲学就会烟消云散。它的原则也不可能轻易地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上留下任何影响。心灵的感触，情欲的骚扰、感情的激动，驱散这种哲学的一切结论，把深奥的哲学家还原为一介凡夫。

四、还必须承认，最持久、最公正的赞誉，是为浅易的哲学所获得的；抽象的推论家至今虽然从他们同代人的任性和无知中享受到暂时的美誉，但不能在更公正的后人面前保持住他们的声望。



一个深奥的哲学家很容易在其玄妙的推论中陷于错误,而且他在追逐推理的结果时,如果不因其中所包含的任何结论的罕见或反乎流行的意见而终止,那么,一种错误就必然成为另一种错误的根源。但是一个只求把人类的普通常识用较为美丽动人的色彩来描述的哲学家,即使他偶然地陷于错误,也不至于错得更远;如果他重新求助于普通常识和心灵的自然情趣,就可重返正确的道路,使自己免于任何危险的幻想。西塞罗的声望现今仍然显赫,而亚里士多德的声望则完全衰落了。拉·布鲁耶名扬四海、留传至今,而马尔布兰希的荣誉则仅限于他自己的国家和时代。至于阿迪生或许还会为人们乐于诵读,而洛克则将会被人们完全忘记。

纯粹的哲学家通常是罕为世人所中意的角色。因为人们认为它于社会的利益或乐趣都毫无贡献。在其生活于远离与人类的联系的同时,他埋头于其中的原则和观念也同样远离人们的理解。另一方面,纯粹无知的人是更可鄙夷的,因为在一个科学繁荣的时代和国家里,一个人才智粗鄙的最明确的标志,莫过于他对那些高尚的娱乐毫无所好。最完美的品德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对于书籍、社交和职业,保持同等的才能和趣味;在交谈中保持从优雅的文章中产生的明察和雅致;在职业中,保持属于正确哲学之自然结果的诚实和准确。为了普及和培养这样一种有教养的品格,最有用的东西莫过于一种文风浅易的著作。这种著作对人生并无过多的要求。要了解它,也不需要深刻钻研或闭门苦读。它的学生回到人们中间,满怀高尚的情趣和智慧的箴训,可以适应人生的任何事变。借助于这种著作,美德变得可亲,科学变得适意,社交会有教益,隐居会有情趣。



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惟其如此，人是从科学那里接受适宜的食物和营养。但是，人类理解的范围是如此狭窄，以致无论从他所获成就的大小，还是从取得成功的把握方面来说，都极难满足他们的希望。人不仅是有理性的存在物，而且还是社会的存在物。但是人既不能常常享受到适意而有趣的社交，也不能常常保持住对这种社交的适当的爱好。人还是一种行动的存在物，由于这种行动的禀性以及由于人类生活的各种需要，使人必须从事工作和职业。但是心灵需要轻松些，不能总是挂虑和操劳。因此，自然似乎给我们指出，那最适宜于人类的生活乃是一种混合的生活，并且秘密地告诫人们不要过分地沉溺于这些癖好中的任何一种，以致使他们不能适于其他的职业和享乐。她（自然）说：纵情于科学吧！但让你的科学成为人的科学，并因此而使它能够与行动和社会发生直接的关系。奥妙的思想和深邃的探索，我是禁止的，我将通过这种探索把你导入沉思的忧郁、无尽的迷惑和使你所妄想的发现必将受到的冷遇，对你进行严厉的惩罚。你尽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但在你的全部哲学中，你仍应是一个人。

五、一般人宁愿满足于浅易的哲学而不爱好抽象深奥的哲学，但对后一种哲学不作任何的责备或鄙弃。如果我们赞同这种一般人的意见，并允许每一个人去享受他自己的嗜好和情趣而不予反对，这或许不是不恰当的。但是，由于事情往往搞得过分，甚至绝对地否定一切深奥的推理（或普通所谓形而上学），因此我们现在将着手考察有什么合理的理由，能够用来为形而上学进行辩护。

首先我们就可看到，从精确和抽象的哲学产生的一种重大利益，就在于它对浅易而有人情味的哲学的补益；没有前一种哲学，



后一种哲学在其意见、教训或推理中绝不能达到充分精确的程度。所有优雅的文章无非是从各种角度、各种境遇下所见之人类生活的图画，按照对象展现于我们面前的性质，唤起我们关于崇敬或责难、赞美或嘲笑的不同情感。一个艺术家如果在其细致的感受和敏捷的领悟之外，对人的内在的结构，理解的作用，情感的活动以及分辨善恶的各种感情具有精确的知识，那他一定能有更好的资格在其从事的上述事业中取得成功。无论这种内在的探索与研究看来可能多么费力，但对于那些想要成功地描绘生活与行为的明显的、外在的现象的人来说，这种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必需的。解剖学者给我们眼睛呈现出最可怕、最令人不快的对象，但是解剖学对于画家甚至在勾画维纳斯和海伦的轮廓时也是有用的。当画家运用其艺术的一切最丰富的色彩，赋予其形象以最优美动人的姿态的时候，他仍然必须注意到人体的内在构造、肌肉的位置、骨骼的结构、各个部分或器官的功用和形象。在任何情况下，精确都有益于美丽，正确的推理都有益于细致的情感。如果我们想通过贬低一方来抬高另一方，那是徒劳无益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任何艺术和职业中，即使是在与生活与行动最有关系的艺术和职业中，精确的精神（无论怎样获得）都会使它们更臻于完美，更有助于社会利益。一个哲学家虽然可能远离实际事务而生活，但哲学的精神如果由一些人细心地予以培养，必定能逐渐普及到整个社会，使各种艺术和职业都同样地趋于正确。政治家在分配和平衡权力时，会由此而获得更大的预见和机敏；法学家在其推理中将更有条理和更精密的原则；司令官在其训练中将更有规则，在其计划和实战中将更为谨慎。由于采取



了与上述相同的步骤,现代政府的稳定性超过古代政府,现代哲学的精确性已经并将继续得到改进。

六、即使这些研究除了满足天真的好奇心以外而不能收到任何利益,也不应该因此而予以藐视,因为这些研究使人类所拥有的少数几种安全无害的快乐又增添了一种快乐。生活中最愉快最安全的大路是经由科学和学术的途径来引导的;无论何人只要能拆除这条路上的障碍,或者开辟任何新的境界,他就应该在此范围内被尊为人类的恩人。虽然这些探索可能费力和疲劳,但是某些人的心灵就像某些人的身体一样,精力旺盛,身强力壮的人,需要剧烈的运动,并从一般人看来似乎是累赘和辛劳的事情中得到快乐。阴暗对于心和眼的确是痛苦的,但是如能通过各种努力,从阴暗中得到光明,那一定是愉快的、欣慰的。

然而,深奥抽象的哲学中的阴暗之所以遭到反对,不仅是因为它令人费力和疲敝,而且也由于它是不确定和错误的不可避免的根源,在这里确实存在着对于形而上学的重要部分的最公正、最近乎情理的反驳,这就是说,形而上学并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形而上学或者产生于人类虚荣心的无益的努力(这种虚荣心使人类钻进了我们的理解所完全不能达到的题目);或者产生于普通迷信的伎俩(这种迷信由于不能以明晰的理由来保卫自己,使用纠缠难解的荆棘去掩盖和保护其自身的弱点)。这些强盗因为被赶出了旷野,他们便逃进森林,等待时机以袭击人心中每一条不设防的通道,并用宗教的恐怖和偏见去压服它最顽强的反对者,只要稍不留神,就会遭到压迫。许多人由于懦弱和愚昧,给敌人敞开大门,并且恭顺谦卑地欣然接纳他们的敌人,把他们当作自己合法的君主。



七、但是，这就是哲学家应该停止这种研究，而听任迷信继续占领它的避难所的充足理由么？我们不是正应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并觉察到我们必须把战争引进到敌人的最秘密的藏身地么？如果我们希望人们由于屡遭挫折就会最终放弃这种缥缈的科学，并找到人类理性的适当领域，那是注定要落空的。因为很多人觉得不断回味这些题目是大有兴趣的。除此以外，我认为，盲目失望的动因在科学中绝不能有其合理的地位。因为，无论怎样地证明了前人尝试的失败，仍然可以期望后代人的勤劳、幸运和改进了的才智，有可能达到前代所不知道的发现。每一个好冒险的天才仍将为这难得的奖赏而跃跃欲试，当他希望那完成如此艰难事业的光荣正是专为他保留着的时候，前人的失败，不但不会使之沮丧，反而使他受到鼓舞。要使学问从这些深奥的问题中立即解脱出来，唯一的方法是认真地研究人类理解的本性，并根据对于理解能力的精确分析指示出它无法适应那样幽远深奥的题目。我们必须经受这番疲劳，以求在今后安逸过活；必须小心培育真正的形而上学，以求消灭虚妄假混的形而上学。懒惰，虽然给某些人提供一种对付这种骗人哲学的盾牌，而对另一些人，这种懒惰却被好奇心所压倒；至于失望，虽可能得势于一时，但也可能在后来让位于乐观的希望与期待。只有精确而正当的推理才是普遍有效的良药，它适合于一切人和一切性格，唯独它才能推翻那深奥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呓语。这种形而上学的呓语，由于混杂着普通的迷信，便赋有了使粗心大意的推理者难以看穿的态势，并披上了科学和智慧的外衣。

八、在经过审慎的考究之后而排除学术中最不确定以及最令



人不快的部分,除了这种裨益之外,还可以从对人性的能力和职能的精确考察中得到许多积极的裨益。关于心灵的作用是令人奇怪的,它虽然最为直接地呈现于我们面前,然而,一当它成为反省的对象,便似乎陷于暧昧之中,我们的眼睛也不能轻易地找到分辨和区别它们的界线。这个对象太精妙了,又不能在同一方面和状况下长久保持下去,必须在一刹那间借助于卓越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是天然的,并通过习惯和反省而得到改进)来把握,因此,仅仅是了解人心的不同作用,把它们彼此分离开,在适当的名目下予以分类,纠正所有那些当其成为反省和研究的对象时所呈现出的陷于纷乱之中的情形,那已经是科学中并非无关紧要的部分了。这种分门别类的话题,当其行之于外界的物体或感官的对象时,并没有什么优越之处,但若施之于人心的作用,其价值就会随着我们在研究中遇到的困难与辛劳的程度而相应地得到提高。即使我们只能提供这幅心理的图形,勾画出人心的各个部分和能力的轮廓,而不能再进一步,这至少在此范围内也是令人满意的。这种科学愈是明确(这是无法使之明确的),则一切号称有学问和懂得哲学的人却对此种受人尊重的科学仍然无知,也就愈是显得可鄙。

我们在这里绝不能对这门科学保持任何猜疑,把它认作是不确定的、虚妄的;除非我们抱着这样一种怀疑主义,以致整个地推翻一切思考,甚至一切行动。毋庸置疑,人心赋有种种能力和官能,这些能力是彼此不同的;凡确实为直接的知觉区别开来的东西,也可以为反省所区别。当然,关于这个主题的一切命题都有真有假,但它们并未超出人类理解的范围。有许多这类明显的区别,例如意志和理解、想象和情感的区别,这些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



至于更为精细和更为哲学化的区分,虽然较难理解,却并非不真实的和不确定性的。这些探索中的某些成功的事例,特别是新近的那些事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较为正确的概念,使我们认识到这门学问的确定性和坚实性。如果说,那些给我们提供一个真实的行星系统、调准这些遥远天体的位置和秩序的哲学家的辛劳,值得我们尊重,那么,当有些人如此成功地描画了与我们直接相关的人心的各个部分、我们又怎能假装视而不见呢?

九、我们不是还可以希望哲学(如果它被精心地培育起来并为公众的关心所鼓励)可以使其研究更进一步,以求发现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人心的各种作用所由触动的秘密动因和原则么?天文学家长期以来满足于根据现象来证明各种天体的真实的运动、秩序和体积;直到最后,哲学家出现了,他依据最巧妙的推理,确定了制约和规定各个行星的运行的法则和力量。对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也有类似的考察。关于心理的能力和组织方面的研究,如果我们使用同样的力量和审慎,我们也有理由希望获得同样的成功。人心的活动和原则可能是互相依赖的,而它们又可以归结于一个更为一般、更为普遍的原则。至于这种探索究竟能达到何种地步,在我们细心地尝试以前(甚至以后),是难以准确规定的。的确,甚至那些在推究哲理上最疏忽大意的人,也在每天进行着这种尝试,而且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以充分的细心和注意来从事这项事业更为需要的了。如果这种尝试是在人类理解的范围之内,则它终究会被幸运地完成的;否则,它也可能被人们自信而放心地弃之不顾。最后这个结论确实令人不快,也不应该轻率地接受。因为如果作这种假设,我们不是就过多地贬低了这类哲学的美和价值吗?当





考察那些激起我们赞赏和憎恶的行为时，道德学家至今总是习惯于探究各种情感所依赖的某些共同原则，虽然他们对某种一般原则的热情有时未免过于极端。然而必须承认，他们希望找到能正确地分辨一切善和恶的某些一般原则，这是可以谅解的。批评家、逻辑学家，甚至政治学家都曾致力于此。他们的努力也并非全部失败，虽然很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精确、更热心的勤奋才能使这些科学臻于完善。要立即抛弃这一切要求，可以被正当地认之为较为轻率、仓促和独断，即使总是企图以粗鲁的命令和原则强加于人的最大胆最武断的哲学也没有如此轻率、仓促和独断。

十、虽然关于人性的推理似乎抽象而难以理解，这又有什么关系？不能就此假定它们是虚妄的。相反，那么多聪明而又深刻的哲学家至今尚未把握的东西，看来不可能是非常浅显和轻而易举的。这些探索无论怎样使我们耗费心血，但如果能通过这种手段而在这样重要无比的方面增长我们的知识，那我们就觉得自己不仅在利益方面，而且在乐趣方面，得到了充分的报偿。

然而，鉴于这些思辨的抽象性终究不是一种长处，反倒对它是一种损害，也由于这种困难或许有可能通过细心和艺术而得到克服，并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细节，我们在下面的研究中，试图阐明那些至今因其不确定性而妨碍智者，因其暧昧性而掩盖无知者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把深刻的研究和清晰性、真理和新奇性调和在一起，并因此而把各派哲学的分界统一起来，那就算是幸运了！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浅易的推理而能够推翻似乎至今仍庇护迷信、掩盖荒谬和错误的玄奥哲学的基础，那就尤其幸运了。

